

观场

2011~2012文学双年选

中篇小说卷

贾手山

主编

现场

2011~2012 文学双年选

中篇小说卷

贾手山



主编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场：2011~2012文学双年选. 中篇小说卷 / 贾平凹主编.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 1

ISBN 978-7-5057-3138-7

I. ①现… II. ①贾…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6678号

书名	现场：2011~2012文学双年选·中篇小说卷
作者	贾平凹 主编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毫米 16开 20印张 327千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138-7
定价	34.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总序：说说今年这个选本的变化

贾平凹

在文学上，说到气候的变化，尤其是说到文章的格调变化，都很有些年头。年轻面孔越来越多，写法也越来越多。对过于激烈的变动，人们拿不准的时候居多，但是也乐于看到生力军壮大。我是说：互联网。网络载体对当下的作家们有突出影响，这就使得文学的对话方式更简便了。我想，我们当下恐怕正在面临一个以变出新的文学场景。

那么，我们这里每年照例要做的年度文学选本要不要跟着变一变？变的方向在哪里？变的效果会不会好？

在我看来，“选本”的变化还是要有一点。现在的好多大文章、好文章不在纸面上产生了，而是借助于网络论坛等传播空间一下子抓住人。再者，有些数字化的新闻媒体也开始和文学发生边界交接，不少轰动一时的时政类新闻里其实深度包含着文学的情怀、文学的表述等人文要素，只是没有自称“文学”罢了。这些情况，都是促成文学选本发生变化的现实依据。

我跟我们优秀的编选团队交流的意见往往就是围绕着“变”而来。眼光要放得更远些，选择的标准要更包容些。具体来说就是三句话：不放弃名家大作，不抛开新人新作，不舍弃意味独特的闪光之作。总之，既然是“变”，就势必会打破一些常规。当然，这些选文的常规也并不是谁谁定好的标准答案，它本身也在观察读者需求。

凡是调整了菜谱的厨师，那目的都不是为了显示他的能耐大、心思巧，而是要食客们吃得开心，吃得热烈。对文学年选来说，读者就是它的食客。读者的期待永远也就是这么一个期待。我们在眼下这个四卷本的年度选本里也是这么调整的，兼顾了营养和口味。为读者着想，是编书的人有必要一直考虑的头等大事。

今年，这个还算扎实的选本大体贯彻了这个基本的意思。读者诸君只要开卷一阅，便知个中底细。不管是大众最为喜爱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选本，还是稍显冷清的散文、诗歌选本，都在“变”字上花费了工夫。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个选本变得好看，变得值当，读上几篇不至于后悔跌足。

我这里说得多，人家以为是卖膏药的劝人入彀，不如就此止笔。

到了书店，自然该让读者去评说。

目录

特别推荐：

何凯旋作品 爹死娘嫁人 001

一个人的才村码头/奔跑的辣椒 042

七十年代的四季歌/迟子建 065

不要丢掉你的女人/丁小村 085

根/关仁山 106

援越战事/胡云山 126

上庄记/季栋梁 156

在美好的日子里/刘全德 198

字母小姐/罗望子 233

成人之美/盛可以 253

悬挂在墙上的自行车/映川 292

特别推荐：

何凯旋 作品

爹死娘嫁人

推荐理由

触及了一贯受到忽视的个体生活，隐隐暗示出人物背后逻辑猜测的无意义。类同于自然史记述的哑默效果，强化了五彩缤纷里必然会有悲叹。

——《现场：2011～2012 文学双年选（中篇小说卷）》编委会

推荐语

这篇小说的技法，体现了非虚构力量的制胜之道。它是流淌在记忆深处的中国生活，是那种生活里难以理性综述和科学归纳的无厘头成分。它犹如一张拼贴而成的儿童画，天真无邪的轮廓里容纳了天长地久的感慨与沉沦。

——白 烨

作者对民间生活倾向于自然主义的描述，让人看到了一个受到遮蔽的村镇角落，那里盛产的愚蒙和执拗都成了溢出本文的人文事实。不妨把这篇小说影射出的场景合而观之，想想它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假如生活不是这样的，那么小说艺术又该是怎样的？

——兴 安

不能用聪明的方式写一种愚蠢的生活，不能用轻松的笔触写一种滞涩的心灵。反之亦然。这篇小说选择最基本的语言方案，即“记录”和“讨论”，以此构造它的表述编码，赋予本文眩晕感和中断快感的沉思氛围。

——黑 丰

没有儿童视角便没有文学艺术，没有赤子之心便没有人类创造。《爹死娘嫁人》这篇小说再次印证这一常识。它的题目看着叫人发怵——这可是中国人最不爱谈论的话题——不喜庆。然而，儿童的视角和率真赤诚之于记忆本身的好奇感化解了这个苦闷的主题，使它变得富有喜感，并张扬着、炫耀着一种令人吃惊的懵懵懂懂。呆与傻，执与放，寡妇与哑巴，这就是这个当代生活培养出的卓别林式哑剧让人兴味盎然的艺术元素。戏剧人物，和根本不戏剧的行动，二者间天然具备的心理反差，使一切越来越接近于《喧哗与骚动》的心灵图景。

——李江华

爹死娘嫁人

何凯旋

天黑以后，屋子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敲打着院子前面牲口棚上苦着的旧铁皮发出来乒乒乓乓的响声，我听见响声里夹杂着另外一种又尖又细的叫声，叫声微弱又急切，同时不断地撞击着门板。净瞎说，妈妈开始不相信，她站在屋地中间，低着头用手搅拌着红色塑料桶里的精饲料。顶棚上垂挂着 22 瓦的长枝管灯，灯光把她又宽又长的身影铺展到身后的地面上，沿着地面爬上北面炕沿，消失在黑洞洞的后窗户里。净瞎说，又等一会儿，她停下搅动的手指，有些疑惑地看着我。真的有动静，我肯定地说着，转身跑到外屋打开外屋地的门。雨正朝着屋里的方向淌，淌了我一身雨水。狗从外面的雨里跑进来，抖擞着湿淋淋的身子奔进里屋，咬住妈妈的裤腿往外拖她。我们知道一定出了问题，它应该跟在爹的身边。妈妈连雨衣也没顾得上穿，掉头往外跑去。我顺手摘下挂在墙上的塑料布，追出去披到妈妈头上。院子里漆黑一团，纷披的雨里传来几声牛叫声，它们站在牲口棚前面的运动场里看见我们，眼睛变得蓝幽幽的。我们没有工夫理会，雨打在塑料布上像过年时放鞭炮的声音。狗跑在我们前面，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出现，把我们带进大片的田菜地里，田菜地已经叫雨水浸泡透，踩上去把整个脚陷进去。天上不时出现凌乱的闪电，像一张跟着一张有着树根图像的幻灯片，变幻在巨大的紫色苍穹深处，照亮滚动的乌云和没有边际的雨幕。雨水灌满了宽大的垄沟，形成无数条汹涌的溪流，流进地头与 201 国道接壤的排水沟里。铺着水泥路面的道路显露出来灰白色的路基。狗站在路基上不再奔跑，冲着我们汪汪地叫唤。我们迈过排水沟，看见 130 卡车四个轮子朝天翻倒在路边的石料堆上。已经

摔碎的纸壳包装箱，有的扔在路边上，有的滚进排水沟底下，五颜六色的食品包装袋浸泡在泥水中。爹头朝下龟缩在倒扣过来的驾驶室里。他微眯着眼睛，满脸沉湎地望着我们。方向盘把他的前胸挤压到后背上，紧紧地沾在一起，像沾一起的两张铁皮，严丝合缝。爹的头居然扎在身边陌生女人的怀里，女人睁着一双惊恐万状的眼神，眼球凸突出来，紫色的眼圈上挂着两颗晶莹的水珠，水珠还在不停地滴落着。顺着撕裂开来的驾驶室流进来的雨水，流给与惊恐万状的眼神完全不同的表情嬉笑的脸庞，她那只淫荡的手放在爹的大腿根上还没有离开，生命就像闪电一样迅速地从他们身上消失。

该死的！妈妈站在哗哗作响的雨里骂了一句。

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没有弄明白。

妹子！妈妈咬紧牙关补充道。

我们不再讲话，呆呆地站立许久，周围空旷的田地上空滚过又沉又闷的雷声，雷声把我们从没有着落的思绪里惊醒。我们把他们从倒扣过来的驾驶室内拖出来，并排摆在道路中间，还没有等我们直起身离开，两道白色的灯光出现在对面笔直的道路上，照亮道路两边的树，朝着我们直射过来。我们看见一辆客货两用的面包车疾驰而来，车身和雨水摩擦出刷刷的响声，车门上用乳白色油漆写着的字迹渐渐清晰：8511 农场兽医器材经销公司。车轮距离爹的脑袋只剩下 20 公分，紧急的刹车声划破漆黑的雨夜，面包车停了一下，迅速向后倒车，随后重新向前开来，车轮滑到排水沟里，车体倾斜着绕过两具尸体，溅起路面的泥水开过去。不行！不能让他们过去！妈妈望着面包车远去的红色尾灯，毅然站到路边，堵住了可以通行的路面。这样过了半个钟头，一辆带拖挂的解放牌平头卡车叫我们截住。找死！司机以为有人躺在公路上截车。他把车灯的远光换成近光，暖黄色的灯光聚拢到车轮底下，两具叫雨水冲洗干净的尸体面带惊悸与狰狞的嬉笑望着他，哎哟！司机惊叫着跌坐到车座上，急忙往怀里转动方向盘。我记住了你的车号！妈妈抓住车门外面的把手，跳到脚踏板上。车内亮起微弱的棚灯，妈妈浑身的衣服湿淋淋地沾到身体上，宽大的脸庞上流淌着汹涌的水流。司机已经上了岁数，两腮生满灰白色的连鬓胡须，松弛的眼皮下，一双无神的眼睛充满倦意：你这是讹咱！司机说话满口辽宁口音，辽宁口音里把什么都说成咱。他死死地把着车门内的把手，害怕妈妈乘机溜进驾驶室里。

你不拉我就说是你压的！妈妈说。

那你下车等咱调过车头。司机说。

我下车你就跑啦！妈妈说。

他们一言不发地僵持着，妈妈脸上有股誓与卡车共存亡的无畏气概，司机被这种气概震慑住。他知道实在没有办法脱身，才不情愿地下车，和我们一起扯着爹和那个女人的胳膊和腿，用劲把他们扔到拖车上。狗随即跳上车，拖车上装的全是煤，狗守在爹的身边低声地吠叫，仿佛要把他唤醒。我们挤进驾驶室，平头卡车把我们拉到农场场部医院圆形建筑结构的新楼后面，太平间是一幢砖砌的平房，周围散发着医院特有的药水气味。把门的老头从楼房幽暗的走廊里出来，穿过一片没有施工完的地基来到我们面前。收下妈妈准备出来的100块钱，把停尸房的铁门打开。低矮的顶棚上点着一排暗红色的灯泡，灯泡下面摆放着两排三角铁焊成的铁架子，两具得出血热猝死的僵尸躺在上面。放下面，妈妈说。她不让爹和那个女人像他们一样躺在高处。爹和那个女人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脸色在黯红色的灯光下变得安详自然起来，有几分像是殉情的一对儿。你们什么时候来火化？把门的老头锁上门问道。我们不来火化，妈妈没有回头，径直朝着门口的台阶下面走去。你们不是他们家的亲戚？老头急忙紧追几步，拽住妈妈不让我们离开。不是！妈妈扭过头。雨已经停下来，渐渐发白的光线照亮医院圆形建筑上醒目的红十字。妈妈的脸色十分疲倦，够不够！她又掏出来100块钱递过去，把门的老头接过去钱没有再说什么。

这件事情妈妈再也没有讲过。第二天她把130卡车拖到场部修配厂的大修车间，换掉撞得变了形的保险杠、彻底报废的驾驶楼。用草绿色的油漆将车体重新喷刷一遍，把车寄存到修配厂的车库里，然后到农场机关招待所填写完住宿登记卡片。从招待所出来，妈妈又去看沿街电线杆上张贴着各式各样自费学习班的小广告，看到驾驶员培训班的消息，按上面说的地址到报名处交完钱，每天早晨去中学操场上学习起车行驶压弯道之类的基本技能，以及与这些基本技能有关的驾驶员应该遵守的行车规章制度。一个月以后，得到盖有农场交通科红色公章的合格证书，妈妈去车库把车提出来，开着表面上焕然一新的卡车回到家里。

这一天我正在把牛从运动场里赶进牲口棚，把它们拴到牛床上面的横栏内，往下面的水泥槽子里添上豆饼和麦麸子用水搅匀。它们埋头吸吮着连汤

带水的精饲料，我坐在旁边的板凳上，守候着它们下垂的奶包开始挤牛奶。因为没有抹防止皮肤皴裂的凡士林油，下垂的奶包上裂开细密的裂口得不到滋润，它们不让我撷鲜红的奶头，甩动着又粗又长的尾巴不断地抽到我的脸上，像马蜂蜇了一样疼。吁！我闭上眼睛，抓住不肯停止甩动的尾巴用麻绳把它栓到牛床上面的横栏上，它们又抬起腿乱踢，有一只蹄子正好踢到我两腿夹住的奶桶上。刚刚挤出来半桶泛着奶沫的新鲜牛奶全部扣进我的怀里，鲜奶顺着衣服流到地上，白花花一片。我抄起清粪用的铁锹拍打它们坚硬的脊背，它们并没有驯服，瞪圆了眼睛开始蹿动，把简易的牲口棚拽得摇摇晃晃，所有的木樨都发出来吱吱咋咋的响声，牲口棚好像随时都有轰然倒塌的危险。我知道这可不得了，马上抓住两个向上弯曲的牛犄角用劲往下压，想叫它们停下来。它们听不懂我的意思，冲着我撞过来。我再不能心慈手软，用磨得锋利的铁锹朝着它们坚硬的脊背劈下去，咣啷一声，就像碰到铁砧上，铁锹被弹了起来，牛的胯骨上裂开一道好几寸长的口子，涌出来的血浸透大片牛毛，顺着大腿流到铺着稻草的铺板上。

你跟它们来什么劲儿，妈妈正是这个时候出现在牲口棚门口，宽大的身躯堵住斜射进来的光线。你怎么把它给砍的！她发现流到铺板上的血迹，马上奔跑过去，躲开！跑过我身边，抬手把我推到墙根下面。

它把奶踢得到处都是。我沿着墙根退到门口。

这么深的口子！妈妈用手指翻开绽开的伤口，牛已经驯服下来，站在那里哞哞地叫唤。你还能干什么！她从墙壁上的一排木架上取下来兽药箱，用镊子夹住沾了碘酒的棉花往伤口上涂去，牛低沉的哞叫声变成痛苦的嚎叫，浑身的绒毛直立起来，像一阵风掠过草地上的草一般哆嗦。你们姓王的家里没有一个好东西！妈妈突然冲着我骂道。这是我第一回听到她提起爹，尽管没有直呼爹的姓名。爹姓王，叫王启路。该死的！妈妈紧接着又骂道，严肃的表情里蕴涵着对死去的爹刻骨铭心的仇恨。血顺着妈妈张开的手指流到卷起袖子的胳膊上，血迹又稠又粘格外醒目。我没有继续待下去，穿过带凉棚的夹道来到院子里。崭新的卡车停在院门外的风化石道路上，发动机没有熄灭，车尾部的排气管喷吐出来黑色的烟气。我走过去打开车门，车座仍旧保持原来的状态，皮革座位上塌陷下去两块磨得发白的圆坑。狗蹲在驾驶员旁边的副驾驶位置上，就像是蹲守在自己家门口，支棱着两只耳朵盯着车窗前面，时刻提防着陌生人的出现。妈妈坐在狗旁边的位置上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这个位置上曾经发生过爹背地里玷污过她全部身心的齷齪场面，不同的是现在它叫一条狗取而代之。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我坐到车座上，挂上挡，让两个前轮对准院门前面的两块青石板，石板下面流淌着牲口棚里排泄出来的污黄的尿水。卡车开进院子里也没有熄火，空转的发动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谁！妈妈很快出现在带凉棚的夹道口上，下来！她抬起沾满鲜血的手指指着，我，径直奔到车门跟前，带血的手指伸进没有摇上去玻璃的车窗内，盛怒的面孔随即浮现上来。我被妈妈盛怒的面孔吓坏了，赶紧打开另一边车门，跳下车去。

谁让你动车来的！妈妈没有罢休，绕过车头追到我的跟前。

怎么啦？我不明白妈妈为什么对我发这么大的火。

你说怎么啦！妈妈步步紧逼，你说！她让我说。我自然说不上来，只得节节败退，退过整个院落，撞到对面房屋的门板上，再没有了退路，只能面对妈妈凝然不动的眼睛，眼睛里迸射出来对我明知故问的反感，脸上挂着同样反感的表情，手指上滴答着淋漓的鲜血，在我眼前上上下下地指点着，指点中没有说出来原因。要我说话！我实在受不了眼前这般没有下文的血淋淋的折磨。以后不准你再动车！妈妈最后大声地冲着我警告道。

我就这样再也没有动过新刷过的卡车，直到后来我们凄惨地离开家园。在这段并不算漫长的时光里，我每天早晨扎上帆布围裙，到牲口棚前面的运动场里压水饮牛。妈妈沿着房山上落下来的阴影，穿过两棵又矮又茂盛的樱桃树，一堆废弃的旧胶皮轮胎，一段叫车轮压得瓷瓷实实的空地，打开松木板拼成菱形图案的车库大门，从车座底下拽出来带鸭嘴漏斗的扁圆形水桶，再穿过空地穿过废弃的胶皮轮胎穿过茂盛的樱桃树，沿着带凉棚的夹道走进畜栏，把扁圆型水桶对准压水机机头，等着我压满水。妈妈提起水桶一言不发地绷着脸原路返回，给水箱加满水，抽出来油箱里的刻度尺看一看，才坐进车楼里启动发动机。狗在她上车之前已经待在旁边的座位上。卡车开出车库，在空地上调过头加足马力，沿着房后那条尘土飞扬的土道穿过一片柞树林，朝着树林后面的旧礼堂的方向驶去。途经收奶站高高的冷冻塔，和冷冻塔对面的机车保养间，正式驶上四通八达的201国道。妈妈和狗坐在驾驶室里左摇右晃，直到中午时分抵达繁华的密山县城。通过城内两条设有安全岗的火车道口，卡车停在县物资批发站门前。妈妈把沾上油污的白线手套装进

上衣口袋，走进带有电动装置的铁栅栏门内。铁门正对着苫着彩钢房顶的地秤台，地秤台后面矗立着一排举架宽大的库房，库房的木门上画着防止烟火的红色惊叹号。批发站主任坐在秤台下面舒适的靠背椅上，车主们把主任团团围住，眼睛盯着地秤台上装满货物的卡车。卡车的重量通过简单受力系统呈现在过秤室亮晶晶的秤盘上面，女过秤员伸出来描过眉画过眼的面孔，假声假气地汇报着具体的重量。主任听完后，歪着头瞅一眼站在身边准备付款的车主，并没有往发货票上写字。车主低头数点着准备交付的货款，发现货款下面向他投过来意味深长的目光，车主会意地瞥一下嘴角，重新数点一遍钱，增添两张崭新的50元大票放到主任手里，主任不动声色地给他开票允许他放行。这里的猫腻人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敢怒却不敢言。妈妈也没有例外，也没有声张。她当着围观的人群，双手叉腰，毫不畏惧地站到主任面前，盯着他一言不发。妈妈这时候38岁，头发已经剪短，露出来久日不见阳光变得又白又嫩的半个耳朵，身穿着一身浅咖啡色的紧身工作服，领口上翻出来鸡心领的衬衣，衬衣色泽鲜艳，衬托着一张凛然不可侵犯的面容，面容上散发着来自心底里自强不息的力量。妈妈以这种姿态面对密山县物资批发站主任。主任对妈妈身上所具有的独特气概仰慕不已。我敢说不仅是批发站主任怀有这种感觉，所有在场的车主们都对妈妈怀有这种仰慕之情，要不然这些浪荡家伙不会突然沉默下来！眼睛盯在妈妈身上一动不动。冷场几秒钟后，主任缓缓地离开舒适的座椅，你的车在哪儿？他缓缓地问道。神态专注又严肃，妈妈没有指出卡车所在方位，主任的目光自动转向院墙外面，看到密山县城嘈杂的人群、阳光下拥挤不堪的车队。不像话！他离开地秤台，来到有电动装置的铁门跟前，对身穿黑色制服的值班员威严地下着指示，让他把妈妈的车调到前面来！值班员跑到车辆聚集的地方，让开让开！不断地拍打着车门拍打着车厢板，所有的车辆纷纷让路，闪开的道路笔直地通到妈妈的卡车跟前。卡车顺利地驶进院内，主任随着缓行的车轮紧跑几步，抓住车窗旁边反光镜的支架跳上脚踏板，动作潇洒又敏捷。可是还没有等他站稳脚跟，就听得呼的一声，狗从车窗里探出半截身子，两只前爪搭在落下玻璃的窗框上，呜——汪！随着一声低吠，伸出来暗红色的长舌头，黧黑皱紧的短鼻子下面，尖利的牙齿毕露无遗。哎哟！主任惊叫一声，从车窗上消失。你干嘛带着狗！他很快从地上爬起来，没有任何怨言，依然跟随着缓行的卡车在下面走着，专注地盯着妈妈白嫩的耳朵。它一直跟着我！妈妈注视着仓库漆黑

的铁门。以前它总是待在车厢上面，主任发现更加白嫩更加纤细的耳垂儿，心旌禁不住地一阵迷乱。以前是什么时候？妈妈这时候扭过脸来。主任眼前没有了令他心迷的耳垂儿，换上一双一动不动的锐利目光。啊啊，迷乱的心旌难以调整过来，只得张着嘴，满脸凝固着僵硬的笑容。他知道自己说走了嘴，后悔不应该提以前狗跟车时的情景。那时候爹把狗留在后车厢上面，身旁的座位留给半途上搭车的女人。这正是我们县境内跑长途运输的卡车司机惯用的伎俩。也正因了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谚：十个司机九个骚。搭车的女人来自鸡西煤矿和碾子山石灰窑。她们的丈夫有的因为瓦斯爆炸丧命，有的因为肺矽病过早身亡。矿主发给她们的抚恤金并不能解决独守空房的孤寂和失去丈夫后日益贫困的生活，她们便乘坐由哈尔滨开往东方红方向的501次慢车，在五等小站兴凯镇下车。这段铁路正对着通往边境线上的201国道。两条同是开往边境地区的平行线路之间，相隔着不到百米的农田地。她们越过农田地，来到运输繁忙的道路上。站在路边的树阴下面，打开随身携带的外表精致的手提包，拿出来手镜口红眉笔，抹上红嘴唇，描上紫色眼影，给失去青春光泽的脸颊拍上新鲜的腮红，手镜里出现感到宽慰的妖艳面容，她们面带宽慰妖艳的笑容扭动着干枯的腰肢，手里挥动着鲜艳的红纱巾，冲着开过来的车辆嗲声嗲气地喊师傅师傅，一副媚态百出的样子。司机们停下车让她们上来。她们钻进驾驶室，又掏出粉盒，用粉盒背面的圆镜照着司机，两个人瞅着镜子里各自的映像眉来眼去过程中，很快谈好价钱。用不了两分钟的工夫，车轮开始在国道上扭来扭去，卡车就像喝醉酒的醉汉，东一头西一头地画着弧寻找着隐蔽的交易场地。就是这样在那个雷鸣闪电的雨夜里，卡车划着弧奔跑的过程中，车轮不慎撞到道边的石料堆上，再撞到料堆后面的糖槭树上，爹成为这个钢铁醉汉最终的牺牲品。以前是什么？妈妈始终没有放过对主任的追问，并且已经侧过来身体，胳膊压在方向盘上，脑袋伸到车窗外，怒目而视地追问着批发部主任以前的某个场景。我没有说呀！主任心虚的眼睛不再望着妈妈，四处乱瞅中，没有固定的地方可以落脚。你告诉我！他越是这般愚蠢地撒谎，妈妈越是紧逼不舍。有没有！主任执迷不悟，以为敷衍了事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你跟我撒谎！妈妈更是怒不可遏，她探出来半截身子，挥舞着拳头往车门上不停地砸下去，砸得车门咣咣地山响。方向盘中间黑色的按钮被胳膊肘压住，汽笛声没有间断地响起来。两种声音混合在一起分外嘈杂。妈妈脸上狂怒的表情在嘈杂声里明显加剧着，发自内心

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被无形的力量推向悲痛欲绝的边缘。她完全忘记了还在缓缓行驶的车轮，车轮正朝着大敞四开的仓库大门驶过去。门口进进出出的装卸工们，纷纷扔掉扛在肩上的货箱躲闪开来。停车停车！主任看到这危险的一幕，禁不住地惊呼道。车轮在他的惊呼里轻轻地跳动一下，越过了门槛，径直地朝着堆积如山的货堆驶过去。卡车被阻止前进的货箱憋灭了火。妈妈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她仿佛沉睡在漆黑的噩梦中，等她缓缓苏醒过来，车头已经整个杵进货堆中间，只剩下驾驶室露在外面，货箱破碎了一地。

这回可闯祸啦！主任说。他对着车门无力地摊开双手。

怨你！妈妈说。她已经挺直腰杆，扶着方向盘端坐下来。

冤我！主任手指着自己的脸，表示对妈妈说出来的话吃惊不已。

对！就怨你！妈妈说。她绷紧的面孔已经平静下来。

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市场经济形势，那条通往场部办公大楼门前的前进路改为和小城镇面貌遥相呼应的食品街。沥青街道铺成水泥马路，马路两边钉上两排简易的木板大棚，分别挂上农贸市场商铺肉店饭店的招牌，其中要数饭店居多，饭店门前挂满红色的塑料幌子。接货的杂货商店老板，夹着黑色的人造革皮包站在饭店门口的太阳地里，等着货车从县城归来看货。看好货当场点钱，价钱不容商量，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国营农场地处偏远，又被群山紧紧抱在怀里，按照家庭为单位组成的畜牧场蛰伏在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带，思想大大落在时代前进的步伐后面，少有创建式的思维模式，大多保持着以畜养人的生活态度日复一日，使得更为赚钱的行当渐渐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日益增长的收入滋生出来日杂货批发商们耀武扬威的霸气。妈妈把卡车停在街道旁边，下车穿过人头攒动农贸市场，走进木板钉成的简易饭店，坐在靠近窗户的饭桌前面，要一份饭，两份菜，一素一荤，外加一瓶当地自产的花荷牌啤酒。酒的度数仅有9度，又稠又黑，像临近药店里卖的止咳糖浆的颜色。妈妈喝着黑色的荷花牌啤酒，吃着那份素菜，肉菜原封未动地放在桌面上。隔着用形状各异的小食品商标装饰的花花绿绿的窗口，那些夹着人造革皮包的日杂批发商，围着卡车转悠几圈，敲几下车上装载的纸壳箱子，他们心里便有了底数，开始密切地观察饭店玻璃窗后面那张严肃的面孔。这张面孔还没有向他们屈服。我们打开来看看，

他们冲着饭店的方向喊道。妈妈没有吭声，就好像那车货不是她的东西一样。他们没有办法，只得做出第一次让步：穿过街道，趴在玻璃窗外面敲几下玻璃，听见没有，跟你说话呢！边敲玻璃边喊道。妈妈仍旧不吭声。不让看货我们可不要啦！他们威胁着退回去，凑在一起比比划划一番，满脸诡秘地退到身后的农贸市场里。市场上布置着一排排木头摊位，摊位上摆放着新鲜的蔬菜和牛肉，还有用麦秸秆编织成的草帽，挂在摊位上面的铁皮棚顶上。卖这些农副产品的都是附近家庭畜牧里的养牛户，带着初试商海的胆怯，全家人守在摊位旁边，规规矩矩地等着人来买。临近中午，养牛户留下孩子看守摊位，家长们穿过水泥马路走进饭店，坐在妈妈对面的饭桌前，要来简单的饭菜，没有要酒。低着头吃饭一声不吭，不时偷偷瞥一眼妈妈，神色胆怯。妈妈是第一位坐在场部饭店里独自喝啤酒的女人，所以没有人坐到妈妈饭桌上来吃饭。

你们要不要那些东西？妈妈主动对他们说。她指的是车上的货物。

他们互相看一眼，不相信是对他们说话。

就叫你们，妈妈把杯里的啤酒喝干净。

我们！他们瞪着眼睛，放下筷子，是我们吗？他们感到怀疑。

卡车上装的是儿童小食品，妈妈说着站起来，端着那盘原封不动的肉菜走出饭店，你们过来，她从门外把头往门里伸一伸。有一部分人跟着她出来走到卡车跟前。你们应该卖这些东西，妈妈指着画满学龄前儿童吹泡泡糖图案的货箱，卖这些东西比卖菜卖牛肉赚钱，边说边举着那盘肉菜，打开车门。狗闻到肉香味儿，趴到车座上伸出脑袋。菜和牛肉是本地产的，各家各户都有，肉菜放到狗的嘴巴跟前，狗探着脑袋巴叽巴叽地吃起来。这些小食品就不同啦，妈妈显得很有耐心地解释着，直到狗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干净，才穿过街道把盘子送回饭店。饭店里其余吃完饭的养牛户这回也都跟着妈妈出来。你们先看一看，妈妈爬到车顶上打开一个纸壳箱，掏出印着黄发婴孩吹泡泡糖图案的塑料袋。塑料袋里装满通过膨化加工的儿童小食品，有的是阿拉伯数字形状，有的是玩具手枪形状。色泽各异，形状各异。养牛户被这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吸引住，他们每人伸手要过来一袋，举到眼睛前面，对着太阳光翻来覆去地看个究竟，就好像面对没有见过的新型饲料需要认真地对待一样。你们先尝一尝，妈妈撕开塑料袋的封口，将阿拉伯数字玩具手枪往他们嘴里塞。他们竟有些不好意思地躲躲闪闪。吃吧！妈妈硬是塞进他们的嘴里，看